

端木蕻良文集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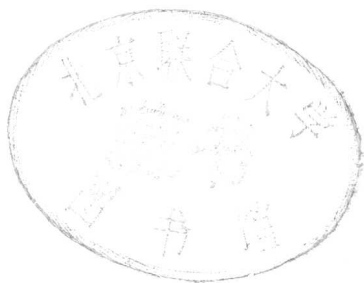


端木蕻良 著 北京出版社

端木蕻良文集3



端木蕻良 著 北京出版社



162091



北京联大

000716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端木蕻良文集 第3卷/端木蕻良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8

ISBN 7-200-03415-0

I. 端… II. 端… III. ①端木蕻良-选集②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③短篇小说-中国-当代-选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7470 号

端木蕻良文集

第三卷

DUANMUHONGLIANGWENJI

端木蕻良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396000字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00-03415-0
I·521 定价:22.00元(平)

風陵渡

端木蕻良

一九八一年十月八日端木蕻良回母校南开中学



1939 年的作者手迹

中國現代文學叢書



端木蕻良

風陵渡

1982 年 3 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額：三〇〇〇册

加地五裝全册輯庫每
運元國轉預共第月
成費內幣平約十一文

風陵渡

(短篇創作)

實價國幣九角

外埠另加寄費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宜昌·昆明·桂林
柳州·金華·溫州·上海
香港·成都·漢中·西安

著者 端木蕻良

主編人 鄭伯奇

發行人 張靜廬

No. 284 (B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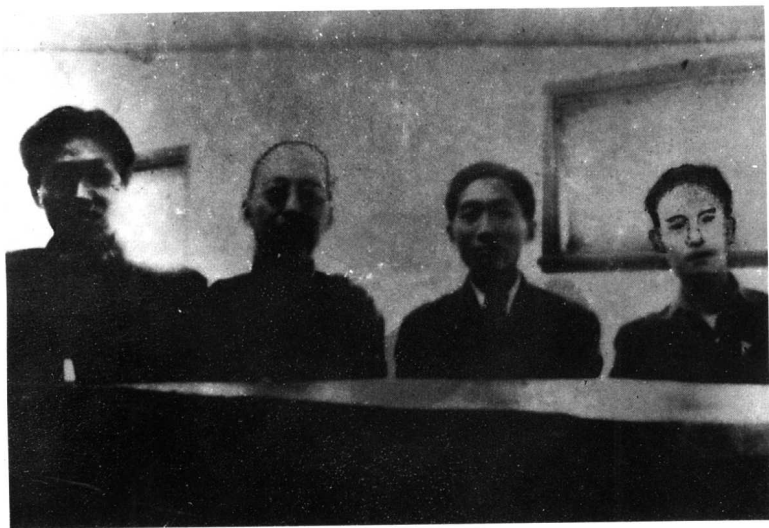
1939 年 12 月《風陵渡》版權頁



1942 年于桂林



1984 年于虎坊路寓所校阅柳亚子诗稿



左起：端木蕻良、柳亚子、尹瘦石、李白凤 1943 年摄于桂林



1986年6月端木蕻良和鸛鹭树乡中心小学小朋友们在一起



1986年6月端木蕻良回到家乡鸛鹭树湖畔

目 录

母亲	(19)
鸢鹭湖的忧郁	(7)
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	(18)
遥远的风沙	(29)
万岁钱	(46)
雪夜	(53)
眼镜的故事	(65)
乡愁	(69)
浑河的激流	(99)
吞蛇儿	(124)
憎恨	(133)
軛下	(150)
被撞破的脸孔	(170)
腐蚀	(185)
可塑性的	(194)
三月夜曲	(211)
柳条边外	(227)
萝卜窖	(259)
螺蛳谷	(269)
找房子	(286)
义卖	(295)

嘴唇·····	(300)
青弟·····	(304)
风陵渡·····	(312)
火腿·····	(329)
江南风景·····	(337)
北风·····	(376)
生活指数表·····	(398)
初吻·····	(413)
早春·····	(431)
雕鹗堡·····	(461)
海港·····	(472)
红灯·····	(482)
蝴蝶梦·····	(491)
步飞烟·····	(501)
女神·····	(512)
琴声·····	(520)

母 亲

母亲，她是很年青就结了婚的。她生着很黑的头发，长长的散开来，可以拖到地上。在奇异的北国，这将被许为人生中最美丽的光辉。一副睫毛纤长的美目，衬着常常蹙着的眉峰，永远含着爱情，永远含着感伤。肢体，有的是健康和苗条，完全刻划出一个古典美的典型。在当年，她是鸳鸯湖畔有名的美人，就是现在，她的眸子也透露着她过去的光辉。

在先前，她原是个田野的女孩。每天里，将童稚的生活，完全花费在山旁、河边，或是林町、草甸。真的，在那时，她的整个，便是天真的化身，世界上，再没有像她那样快活的人。她不晓得什么是烦恼，或是苦闷，她懂得的只是那么蓝的天，那么碧的水，那么绿的树，配着她那么美妙的人。而且自己又是那么高兴，那么快乐，成天价徜徉在湖滨、山畔。高兴了，便凑趣似的，帮着嫂嫂来作工，有时和别的女孩玩腻了，才卖弄一点儿鬼聪明，来捉弄最爱护自己的姑母，讲一曲神话——这样，她便把自己看作天上的云雀，而这只云雀，便是诗人的诗中所描画的那只。

全村的少年，都倾倒在她面前。但是，她并没有特别的喜悦了谁，她只是无关心的、无顾忌的流露着青春的乐趣，也并不是有意来颠倒了谁，或是存心地卖弄几手。

这样，她过着美妙的青春。

但是，不幸的征兆就要来临，一点儿都不迟疑。

有一天晚上，门口来了一个赶路的人，笑着向我那好心眼儿的外祖父借宿。外祖父可怜这流浪人的生活，他说：

“你就留在我们的空屋里，明天，你吃完了饭，再赶路。”就这样，那个人留下了。

夜里，那人走出来，开了门，放进他们的同伙……

土匪在财物之外，还要贯彻第二目的：

“啊，你家有个好姑娘哩，你的姑娘呢？说！”

“老爷，饶了我吧，昨天上她外婆家串门去了。”

“那被里盖着的是什么？”

“那是我的小儿子，老爷，可怜可怜吧！”说着，那外祖母便向着被说：

“别哭，我的好孩子，老爷不打你！”接着，又把被盖严了一点。

那时，我五舅还是个五岁的小孩子，他向着那土匪跪着说：

“老爷，别欺侮我小弟弟！”

那土匪看见这种局面，便嘲弄着说：

“别惊动了人家的老宝贝。”——意思是嘲笑我外婆虽然老了，还养小孩。那土匪说着，便站起来向架上去取包袱。

这被里，便是我的母亲。母亲在被里听见了这种滑稽的问答，竟忘却自己是这幕悲剧的主角，天真地笑了，孩子气的好奇心支配着她掀开被边来偷觑着。

据母亲后来的描述说，方才问话的，是个穿着牛皮快靴，带着腿匕首的黑脸大汉，取出外祖父的腰带，便扎在自己腰上……，这就是白天过路求宿的那个。母亲白天还见过他，因为黄昏里，那汉子没有看见母亲的影子，否则，不幸的事，便要更不幸了。这时候，一个包袱打在我母亲身上，母亲连忙堵住

了嘴，又听到外祖父在苦苦哀求……

这就是那时我的母亲，完全是不懂事故的小孩。

土匪走得远了，官兵来缉盗，缉盗的结果，是把土匪没有抢去的东西，给抢去了。

这次，我的外祖父的全部家产，便都抢光了，而且浑身还被烤成了大泡。等到外祖父的疮伤结了疤的时候，为了筹划医药，就是那次搭救母亲的那条被子也送到当铺去了。

许多的客人，在慰问我外祖父的时候，便暗示着说，母亲是一笔好钱。我外祖父用正言厉色把他们斥退了。

但是，这当儿，地主的少爷来拜访了。

那个眉清目秀的少爷，穿着金丝绒的坎肩，配着一副银鼠皮的开衩大袍，手里倒提着一根马鞭，很潇洒的走到外祖父的床前，深深地行了一礼。外祖父挣扎着想要起来还礼，可是少爷却很恭敬地走过来按着说：

“你老不必了。你老侍候太爷多少年了，给我家，也不知效过多少力。太爷每次和我谈起来，都要夸奖你老，你老在我们面前，便是长辈。那还和我们小孩子们客气什么。我们有什么错处，还得求你老的指示呢。”

老人深深的惊讶，这个骄奢淫逸的少爷，会说出这样温厚话来。不由的一片光明，从心里展开，怪不得阴阳先生说，“本宅地居坎方，应藏龙卧虎之格，数历千年不替。”真是一字不差。

老年人一则是喜欢这少爷的知礼，一则觉得自己没有白白替太爷效力一场，不由的流下泪来。

于是，那少爷取了五十两银子，说是给老年人买点心吃。当老人力辞的时候，少爷又说：“本宅的家业，便是你老一半，这一点微薄的礼物，你老还推辞什么？要是嫌少的话，晚上再送五百来。这不算什么，我并不是因为你老人家遭了难，才来

帮衬，实在是怕寒了你老的心。”

那忠实的老头儿，被这种含有甜味的話给感动了，眼里又簌簌的流下安慰的泪来。

少爷说完，便告辞出来，和门外的跟班一起上马，向城里飞跑去了。

晚上，派人送来了一千两纹银，外祖父谢辞的时候，来人便说：“少爷有话，不许拿回，要是拿回，便是扫了少爷的脸。”

老头儿又叹息了一番，心里便想着，先留下一半吧，等我好了时再还他，先借重一步。

第二天，有四个穿着整整齐齐的女人，来给宁姑娘说亲。

老年人的灵魂，突然震抖了一下。但是，面孔立刻又回复到往常的镇静。

唉！自己还是太温厚了一点，预先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但是，我能吗？我能把我的女儿送到火坑里去吗？不行的，我要拼我这条老命！

“事到如今，已经无可挽回了。必是姑娘的命中注定如此。其实，要拿辛家的势派，娶咱们一个乡下姑娘，还不配吗？要是拿宁姑的人才模样来讲，只要把少爷侍候周到，使他不找野食吃，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就是退一步想，拿辛府那么大的产业，尽着他量糟踏，一世也花不尽。况且，这件事情也真难办，官宦人家咱们攀不上，乡下人家，咱们看不上眼。而且，你老也得想一想，我们一不为财，二不为利，这也不是把黄花闺女拖到烂泥里去，我们从这里掏一把油水，这完全是你两家结百世之好。咱不恋着别的，也得恋着辛府那份财产不是？吓！好大的气派……！”

但是，外祖父把他们骂了，事情就更僵起来。

晚上，大舅醉醺醺的走来，跨进门槛就嚷道：

“辛府上，他也太欺侮人了！他也不想，他那不成器的脑瓜骨，也想娶我的妹妹！现在街上都传遍了，说老王家倒了霉，受了辛府的钱，卖了姑娘。爹，你受了他的钱，我不能帮着担这黑名，我非和他妈的拼一个你死我活不可！”

“你喝了两盅酒，又来气你老子，你给我滚开！”老头儿心里虽然欢喜自己的儿子有骨头，但是为了保持父亲的尊严，又想把这件事情担在自己身上，所以便申斥了他。

但是，晚上嫁妆送来了，外祖父气的把东西抛到外边去。可是，接着第二批又送来，第三批又送来……每批都用十多个挑夫，到了便聚着不走，嚷着要喜钱。钱给了一次，还要第二次……

母亲的面色惨白了，少女的敏感，觉得不幸就会降临了，于是把小菊叫来耳语了一会儿。

小菊回来的时候说：“四围满是人了，前后门都有拿着枪的把着，许进不许出，不分男女老幼。”

母亲惘然的把一顶男人的帽子从头上取下，便把头埋在手心里。一会儿，她疯狂的跑到外祖父床前：

“答应了吧，爹爹！事情已经是不能挽回了，再弄就更糟了，爹爹……”母亲疯狂似的哀求，外祖父依然镇定，看不出一点表情。

突然，在外面产生了很大的骚乱，叫嚣声、械斗声响成一片。

母亲失望了，她停止了一切恳求，死了似的木立着。

外祖父惊恐地震动了一下，旋即镇静，微微摇了摇头，父女相互注视了一眼，外祖父凄然的说：

“宁啊，你到那里，好好地侍候他吧，一切都是命啊……”母亲颓然地倒在外祖父的怀里，相抱的哭了。

外祖父醒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不见了。外面传来呻吟声，

老人家又把眼睛闭了。

大舅在外面叫骂，说非报这个仇不可，同时，又后悔自己雇的同伙太少了。

任凭是千万的温存，母亲的回答，是个冰冷。于是，对方准备毒打了。但是因为祖母的庇护，他放弃了那种计划。结果，他每天晚上都要出去酗酒、打牌、找女人。

风声一天比一天紧了，说父亲又要讨个新女人。于是祖母生了气，说母亲没有尽了妇人的本份，以至丈夫学坏。就这样，母亲失败了。在父亲凌迟着母亲的肉体时，我便成了这期间的纪念。

她该是如何的伤心啊，当她看见那发泄完了的男人躺在她身旁时，她却在悄悄的吸泣。

到后来，父亲的野心受了创伤，自己每天所憧憬的虎位，一天比一天破灭，于是才意识到夫妇的意义，稍稍的收敛了自己荒唐的行径，想在母亲面前来忏悔自己的罪恶。在这幸福就要来的当儿，我的妹妹突然死了。

在爱与恸的动荡中，父亲感到一种无极的悲凉，在这悲凉里，反衬出自己野心的幻灭，和对母亲的恶毒，于是自己便忧伤的死了。死的时候，没有一滴眼泪，也没有一声叹息。

他的死，代替了向母亲的赎罪，但同时，不幸的母亲便把这刚要变好的父亲，轻轻失去。

鹭鹭湖的忧郁

一轮红澄澄的月亮，像哭肿了的眼睛似的，升到光辉的铜色的雾里。这雾便热郁的闪着赤光，仿佛是透明的尘土，昏眩的笼在湖面。

一群鹭鹭，伸长了脖颈，刷刷的打着翅膀，绕着田塍边的灌木飞过，大气里又转为沉寂，便是闪着翠蓝色绿玉样小脑袋的“过天青”，白天不住的摊开不倦的翅，在水面上来来去去的打胡旋，现在也不见了。只有红色的水蝇，还贴在湿霉腐乱的土皮上，发出嗡嗡的声音来，……有两个人在湖边上。

一个个儿高高的，露着一副阔肩膀，跪下来在湖边上开始铺席子。那一个小一点儿的瘦瘦的，抱着一棵红缨扎枪，在旁立定了向远看，好像要在远远的混浊里，发现出边界来。

“这天气怎么这样的霉……”他微微的附加着一口叹息。

那一个并没打理，铺好席子，把两手抱住膝头，身子微撼了一下，抬着脖颈来望着月亮。

“快十五了，咱们今天不在窝棚睡了，咱们在这里打地铺，也好看月亮。”

“这月亮狠忒忒的红！”

“主灾嘞！”

“人家说也主兵呢。”

“唔。”

两个人都暂时静默，湖对边弥漫过一阵白森森的浮气来。在深谷里，被稀疏疏的小紫杨围着的的小土丘上，闪动着一道游荡的灯光，鬼火似的一刻儿又不见了。

“小心罢，说不定今天晚上有‘偷青’^①的呢，警空点，我的鼻子闻得出来。”个儿大一点的说。

“那有什么，吓跑了就完了罢，哪天没有。”

“不成，今天得给他一顿好揍，快八月十五了呢。”

那一个讥讽地：“‘烧饼’也当不得月饼呵。”

“谁说的，至少也痛快痛快手。”

“……”

小一点的那瘦瘦的，放倒了红缨扎枪，脱下了脚下的湿鞋，凑到席面上来。“雾更大了。”口中喃喃的说，心里像蕴着一种无名目的恐怖，在暗中没有排解的霎闪着一双沉渊的眼睛。

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一切的物象都清晰的渐渐的化作灰尘和把握不迭的虚无。暗影在每个物什的空隙偷藏着，凝视着人。那棵夜神样的大紫杨，披下来的黑影，比树身的体积似乎大了一倍，窒息的铺在水面上。一块出水尖石，在巨荫里苍霉的发白。全湖面浸淫着一道无端的绝望的悲感。

“来宝哥，你今年多大了？”小的问着。

“二十三了，不小喽。”那一个一团稚气的答。

“我今年十六，妈说我明年就不拿‘半拉子’钱了……”

① 与“偷青”相对的，是“看青”。东北的看青制是这样的，有两种：一种是，一些年老或无力的“闲工”，志愿的为某一区内看守青苗，秋收之后则到区内各家讨粮为酬。另一种是大地主自家雇用看青的，因为地面太宽，防范的制度，就不能不周密起来，不过大都是由“半工”或年青的“长工”兼差的。而一般小农自耕农，因为地面小，容易照顾，而且偷青的人对于他们的命运，如有同感，所以看青的事，倒反而少了。